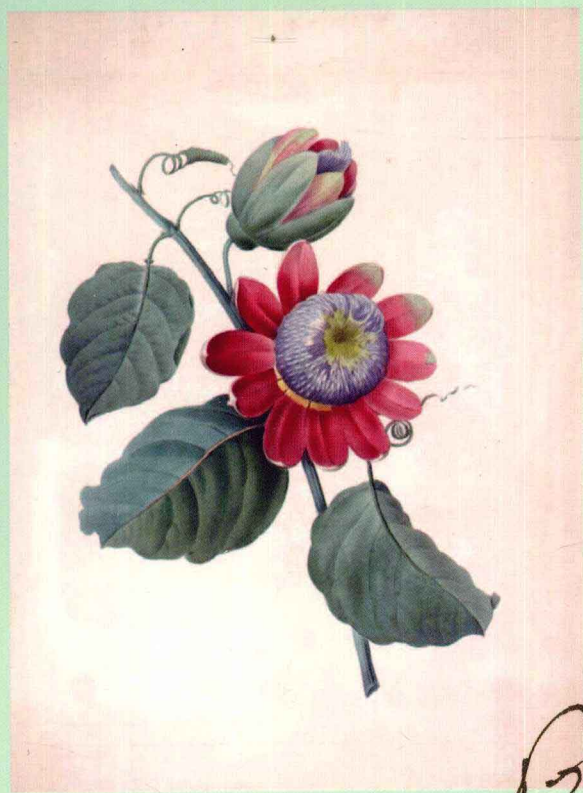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

感恩卷

恩是心上的一扇门

分册主编 赵应艳 李睿 郝玉辉



Gratitude

主编 袁炳发

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

感恩卷

恩是心上的一扇门

分册主编 赵应艳 李睿 郝玉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恩是心上的一扇门:感恩卷 / 袁炳发主编. -- 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2.12

(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)

ISBN 978-7-5385-6950-6

I. ①恩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3909号

恩是心上的一扇门:感恩卷

主 编 袁炳发
出 版 人 李文学
责任编辑 冯晓红 苏丽萍
封面设计 未 氓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 90千字
印 张 12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 编 130021
电 话 0431-85640624
网 址 www.bfes.cn
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6950-6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如出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

目录

第一辑： 鲜香的母爱

- 父亲不说话 / 徐 迅 003
- 半堵墙 / 徐 迅 008
- 星期天 / 谢华良 012
- 来去录 / 朱 强 015
- 每个人头上都有光环 / 感 动 018
- 四个农民工的救助 / 感 动 021
- 六小时的温情等待 / 感 动 023
- 于丹为什么哭了 / 澜 涛 026
- 卜 命 / 澜 涛 028
- 鲜香的母爱 / 天 下 033
- 乡间那条小道 / 周月霞 035

第二辑： 害怕再也找不到你

- 默 默 / 一路开花 039
- 平安夜里的母亲 / 一路开花 041
- 家是一棵流泪的树 / 一路开花 044
- 我想牵你的手 / 蓝 月 046
- 陪父亲最后一程 / 非花非雾 049
- 追车的男人 / 葛 勇 052
- 母亲的声音 / 葛 勇 054
- 母 子 / 葛 勇 057
- 不变的爱 / 房雅铭 059
- 害怕再也找不到你 / 房雅铭 061
- 中 秋 / 蓝 月 063

第三辑：
美丽的谎言

- 那是什么 / 朝 兰 067
请写下你的名字 / 朝 兰 069
迟悟的爱 / 兴 海 072
夕阳下的影子 / 兴 海 074
阳光的布衣 / 云 南 076
美丽的谎言 / 云 南 078
母亲的勇气 / 大 理 081
我被卷入了时光的漩涡中 / 高淳海 083
听你的啼哭声像天籁 / 纳兰泽芸 086

第四辑：
心中的灯盏

- 那个为你反穿衣、倒趿鞋的人 / 纳兰泽芸 091
远离母亲 / 赵培光 096
走近父亲 / 赵培光 099
一件旧棉袄 / 高维生 103
父母心 / 陈 毓 105
母亲三题 / 于德北 108
家 书 / 于德北 112
我当年的“警卫员” / 王 爽 115
心中的灯盏 / 王 爽 117
文字的背后 / 红 雨 121
爱的守望 / 红 雨 125

妈妈，愿您永远年轻 / 红 雨 127

妈 嫂 / 李学东 130

离 家 / 葛筱强 133

秋天的怀念 / 王长元 135

和母亲有关的感念 / 谢华英 140

大爱无言 / 景丽宏 145

心中的那团炉火 / 朱守林 147

陪母亲逛街 / 赵钧海 150

老爹饼 / 张 君 155

回 眸 / 张 君 159

母亲的银手镯 / 于柏秋 161

过年想起爹 / 吴 奈 163

刘英老师 / 吴 奈 165

母亲的山野菜包子 / 张迎春 167

一个饺子、一份母爱、一世难忘 / 郑贵梅 169

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/ 高瑞萍 172

石磨悠悠转 / 黄超男 175

母 亲 / 方再红 1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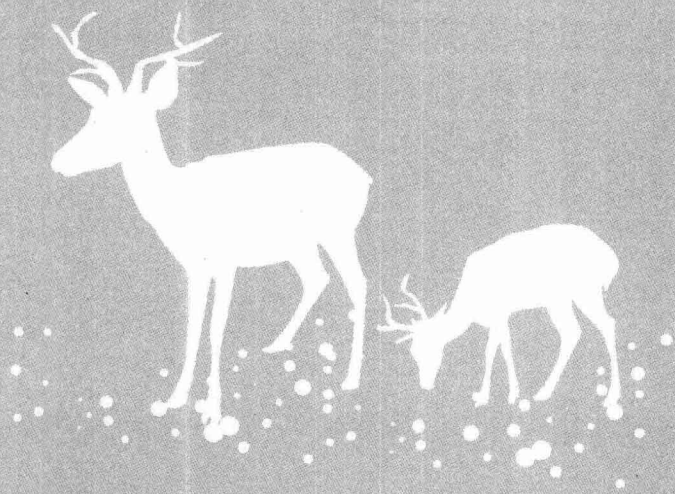
从今天开始陪陪父母 / 高瑞萍 180

父爱如山 / 高瑞萍 183

第一辑

鲜香的母爱

晚霞情无声息地从玛布日山上的布达拉宫四周漫过来，和弥漫在拉萨街巷的饭香交融在一起，于是，傍晚再一次变得香润，而母亲再一次从记忆深处走来，忙碌在灶前，做着我最爱吃的增肥肠……



父亲不说话

文 / 徐 迅

2001年2月28日，直至坐上北上的火车，我这才发觉地里黄黄的油菜花已经盛开，而父亲躺在山上也快两个月了……他再也看不到这让他激动的油菜花，嗅不到乡村朴素的芬芳了——我与父亲是见了最后一面的。一千多里路程，在“哐当哐当”作响的火车车厢连接处，我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，一支支白棍铺就了我要见父亲的路。但父亲没说一句话。

赶回老家，父亲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已经一天多了。我泣不成声地喊着，然而父亲眼神呆滞，不省人事。这是他的第三次脑出血。母亲说，父亲这次发病后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再也说不出话了！”望着早已在声音中迷失掉了的父亲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如同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，被狠心的母亲突然断掉了奶一样，饱尝着焦渴、无望和行将被抛弃的痛苦。恍惚幼小的我与父亲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划船，父亲却忽然说：“我划不动了，你划吧！”不由分说就丢下了我……无涯的暗在我周围汹涌不已。

闻讯赶来看望父亲的乡亲络绎不绝。见父亲全身僵直、气若游丝，他们就不停地提醒我：“你父亲上有慈母健在，下有一双未成家立业的小儿女，他死不瞑目，他是在惦记着他们哪！你是长子，你得跟他说点什么……”

他熬不过这个冬夜了。”我先是像机器人一般，上蹿下跳地找医生，后来就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，朝着父亲不停地喊。然而父亲不说话。直到最后乡亲们让我与妻同声向父亲作了保证，我才看到父亲眼角滚下了一大滴无声的泪。他的嘴唇嚅动了一下，果然大限到了！

这是2001年1月7日的5点38分，一个该诅咒的日子！

外面依稀漆黑一团，土地上蒸腾了一层浓浓的雾气。推开屋门，我就感到了一种彻骨寒心的冰凉。仿佛兄妹们的哭声将夜深深地刺疼了，天空一阵痉挛，倏然下起了一阵小雨。隐隐约约，我觉得有人不断地在我耳边说：没父的孩子像根草！……天旋地转，我竟没有发觉天已大亮了。

我与妻子对临终的父亲所说的诺言，使父亲的去世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。远远近近的乡邻们赶来，都为父亲的去世失声痛哭。没有人再能体会出我内心的凄楚。这个该诅咒的“诺言”！一遍又一遍地，我在心里憎恨着。我憎恨我与妻子的“承诺”，竟将父亲的生命很快推向了虚空，把他留在世上的生命的最后火焰浇灭，而让我们从此幽明永隔……大颗大颗的泪花在我的眼帘飞翔，我内心的哭声更大。

父亲不说话。守在父亲的灵前，我静静凝望着父亲像棵熟透的庄稼一样舒泰和安详，就痴痴地想：假如父亲能够说话，他最后会说些什么呢？——自从父亲得病后，我们父子是有过几次交谈的。然而都是我说他听，彼此都透着莫名的尴尬。从父亲独特的自尊的脸上，我更感受到他那心怀的惴惴——作为一位优秀的乡村手艺人、一位铁匠，父亲打出的铁器曾是精美无比，享誉一方。这样一位如同雕塑家般打造自己的物件，一生都在追求完美的人，当内心清楚再也无法为九十多岁的老母亲送终尽孝，无法为膝下的一对小儿女嫁娶婚配，心里的苦楚可想而知。多年父子成兄弟，“一对沉默寡言人”。我突然明白我一直痴迷歌曲《北国之春》这句歌词的原因了。

父亲生前操持的是一个很大的家庭。他侍奉着年迈的双亲，以至二叔、小叔参军回来，给他们娶妻生子后，大家才真正地分开。“弟兄伙子多义

气呀！”那时，乡亲们说这话多半就是称赞父亲。俗话说，一阉猪，二打铁，三捉黄鳝四叉鳖——父亲长年累月在外打铁，年轻时肯定也挣了一些钱。“你父亲年轻时，小手指钩肉都钩弯了！”父亲死后，就有不少的乡亲在我面前说起——那年头在乡下有猪肉吃就很幸福。但父亲上有老下有小，肉哪能到他的嘴里呀？然而父亲义无反顾！他甚至独自出钱很早就为双亲添置了寿材。当年这在乡村的一笔不菲开支，使他“孝子”的声誉更为响亮。

造屋是乡下人一生的梦想。父亲做过的最为爽心的一件事，恐怕就是他和小叔率先在乡下盖起了一幢明五暗十的瓦房。这让乡邻们眼红过的房屋，曾惹得当时县“革委会”的主任特地跑来“参观”了一番……但仿佛就是在这屋建造起来的不久后，家里的境况却每况愈下：队里大呼隆生产，父亲每年交生产队里的三百六十元钱，到年底“分红”时却只变成一百零八元，只顶人家半年挣的工分。家里因此也莫名其妙地戴了个“欠钱户”帽子，戴了好多年。记得有年年底队里池塘网鱼，只有一条大青混。分鱼抓阉时偏偏那阉让我抓上了。可等到拿鱼时，竟有人嘀咕：“他们欠钱户，还吃那么好的鱼呀！”父亲听了之后一脸的尴尬。

父亲，是从那时就变得不爱说话的吗？

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，我独自清点了父亲的遗物。我默默地保留了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把小铁锤。我用心地擦拭净了铁锤上的锈斑——只有我心里清楚：在父亲六十六年的生命里，这一把小铁锤曾是他人生最大的寄托，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方式。

父亲这辈子中大多数日子都是在炉火前度过的。父亲死后，在他那结实的胸脯上，我看到了他那被火烙印而结痂的疤痕，这正是他生命的印记啊！……在乡村，铁匠活是最苦、最累、最脏的。然而，敲击着那坚硬冰冷的铁砧，铁锤却成了父亲生命里最丰富和最权威的言语，成为他生活中最为舒心的部分。熊熊燃烧的炉火前，父亲一手用铁钳夹着热铁，一手挥舞铁锤，铁锤落处，炙热的红铁火星四溅，声音“砰砰”的，一块毫无

生命的生铁便会按照父亲的意志化硬为柔、化柔成形、化形为器。父亲将铁锤时而敲在铁砧上，那“叮当叮当”的声音悦耳动听，极富节奏感……听似闲音，却是一种物件锻造成功的前奏。那时，他只要将铁锤稍作娴熟地鼓捣一下，一件精美的手工铁器就诞生了——放下小铁锤，父亲挂满汗水的脸才会露出一丝得意。

父亲用铁锤为乡村锻造出了成千上万的锄头、刀斧、锅铲……铁锤也 为他养活一个大家庭立下了汗马功劳——但父亲很少说话，却也与这把铁锤有关：他原在公社的综合厂打铁，刚刚时兴承包制度时无章可循，厂里就将他的工钱压得很低很低。另一位在厂里工作的亲戚告诉他：“这活计非你莫属，你罢他两天工，让他们抬高了工钱你再来！”老实巴交的父亲就罢了两天工。然而没想到，他的这个活计很快就让人给钻了去。当时不允许个体营业，父亲只好收拾小铁锤回了家。一个终日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突然闲了下来，仿佛一棵正旺盛生长的树遭到了雷击，父亲有力无处使了……可到自己真的可以开铁匠铺时，却又由于铁匠活太繁重，他再也无法找到搭档。偶尔，父亲只是默默地打点小物件送人或挣点小钱。

这以后，父亲仿佛更是少言寡语。

在我的关于父亲的记忆里，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说与我们听的：“铁都捶扁了，我捶扁不了你啊！”

直至今，我才渐渐地明白：父亲一生本就是一把蕴含无穷力量的铁锤。当铁锤已经深深融进了他的生命里，他把他的子女们也都当成“生铁”在不停地锻打着，他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被锻造成一件件有价值的“物件”……然而，每每事与愿违。在父亲晚年的时光里，我发觉父亲看到别人矗起一幢幢的楼房，而他住的还是他三十年前亲手建造的土砖瓦房时的那份无奈和痛苦。房子成了他内心的一个斩不断的情结，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看出父亲的心思，我省吃俭用，东挪西借地在城里购置了一幢两上两下的小楼房，并在一年春节里将他接去过过年。可他却嫌在城里太清静，过不了几天就吵

着回家了。

对于我的楼房，他好像并没说些什么。

可现在，父亲不说话——他永远也不会说话了。

在一个小雨且下且停、淅淅沥沥的早上，乡亲们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簇拥着我，送着我一生深深挚爱的善良的父亲归山。然而在山坳里，在父亲将要长眠在那个地方的那一刻，当乡亲们还在为我父亲悉心地安顿的时候，我突然猛地抹了一把泪水，毅然决然地大踏步离开了那里……独自一人，我朝回家的路不停地走着、走着，竟是十分害怕回头看了。父亲不说话！——在这之前父亲尽管沉默寡言，但我总是走在父亲那饱含深深期待与温暖的目光里，可如今竟连这目光也不会再有了。人生虽然不是表演，但实在需要一种真情的注视。现在陡然缺少了这种注视，我觉得我所干的一切都失去了许多意义。我本能地往前走着，在心里不停地给自己鼓气：即便是一棵孤立无援的树，也要继续着生长啊！

半堵墙

文 / 徐 迅

有谁会一下子就经历丧父又痛失祖母的打击呢？即便我也快到人生的中年，但在这短短时间里家庭发生的不幸，还是让我的心变成了如脱干了的沙粒，在阳光炙热的暴晒下时时发出灼伤般的痉挛——有时，在半夜醒来，巨大的痛苦伴随着夜气一同沉沉袭来，竟使我跌入了渺渺不可知的深处。

就是在这样无眠的深夜，我无意中读到了川端康成的《父亲》。他抄录的是他与父亲一段虚设的对话。我抄下的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：

“——你老觉得自己还年轻，是吗？我死了，下边该轮到你了。我过去是一堵墙，挡着你，叫你看不到死亡。如今我没有了，你再也不能认为你的父亲依然活着了。

“——我感觉到了。眼前一片明净，我和死亡之海风云相通呢！

“——母亲也遮挡着你的半面。父母只能起这种作用。如今死后才明白这样的道理……”

原以为父亲死后，下边就该轮到我了。及至读到里面关于母亲的句子，我的心头悚然一惊：我排遣不去内心的伤痛，怎么就没有注意到正在为我

遮挡着风雨的“半堵墙”的母亲呢？——母亲陡然间失去了与她相依为命的丈夫和婆婆，她心中饱含着怎样的凄苦，我怎么就视而不见？我为失去亲人的思念，原来掩藏的却也有一个自私的疏忽。我感到了羞愧！

自然，祖母是我父亲的“半堵墙”。然而，父亲却先于祖母七十多天离世而去。依家乡迷信的说法，祖母已经91岁高龄，父亲去世时才66岁——家庭中有一人寿命特别长，那么就会有人短命，这叫“夺寿”。记得父亲刚去世时，家族里有人在哀恸之余就嘀咕着此事。母亲当时听到了，说：“他叔叔，不会的，各人的寿数各人修的。你老大，他只有这么长的寿数，怨不得谁。”

谁曾去体会母亲说出这番话的心情呢？

祖母是清楚父亲去世的。就在父亲咽气的前一刻钟，凌晨五点多钟时，她突然从床上颤颤巍巍地爬起来，还走进了父亲的房里——知子莫若母，仿佛，她是知道父亲的大限已到。很快，她被我搀扶了回去。不一会儿，父亲走了。祖母在床上独自哭泣了起来。尽管我们没让祖母参与丧事，但祖母差不多立即陷入了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。清醒时，她说我：“你没给你父亲留下照片？”糊涂时，她却问我：“你父亲好了些没有？”再后来——就在父亲死后十几天的大年初一，她在小叔家吃年夜饭，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苦楚，轻轻地摔了一下，从此，竟躺在床上病不起，直至辞世也没吃没喝。母亲压住悲痛，和婶娘们侍候着她，陪床守夜，端屎端尿，母亲从未有怨言。有时，婶娘们怕刚遭受巨大打击的母亲累垮了，劝她歇会儿，而母亲却依然默默地照料着祖母——默默地。

母亲说她是替下辈尽自己的一份孝心。说得虽轻松，可母亲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在祖母面前，她是下辈，但在我以及我的儿子眼里，她也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啊！显然，母亲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打蒙了。在父亲死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二婶、小婶经常到我家来陪她。有一回，小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：“你对父亲是尽到了心。可你对母亲要好啊！你晓得吗？”

你母亲生你时闹血荒（血崩），差一点儿就命丧黄泉了！养你可真是不容易！”说得我心里一酸，加上父亲刚刚过世，我的泪水簌簌地就下来了……

母亲本就是一个苦藤上结的瓜。

外婆一生共养了八个儿女，到后来只剩下我母亲一人。母亲嫁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后，上要服侍二老，下要照料我们兄妹五个。父亲是个手艺人，长年累月在外，为了挣工分，母亲只得和男劳力一样出工，一样上山打柴火。外公、外婆年老后，见我父母负担过重，不愿意随母亲住到我家，母亲常常一个人起早摸黑地回娘家，为她的双亲砍柴挑水，缝衣补衫……白天照常出工。家里本来缺盐少油的，而父亲又好交朋友，他在家时，家里总断不了客人（有的甚至就是街上要饭的），每到这时，母亲总要想方设法地弄出几盘菜。那时，我们还小，遇到可口的菜总是一扫而光，等到母亲忙完，吃饭时已经没有菜了。

外公与外婆辞世时，陪伴两位老人的只有母亲一人——那也是她的“两堵墙”啊！可惜那时我们还小，不太能理会到母亲当时的心境。倒是后来的一次无意的谈话，母亲说出了外婆离世那天晚上的事——傍晚时，她得知外婆病重的消息，歇工后，连饭也没来得及吃，就朝外婆家赶去。天下暴雨，电闪雷鸣，夜被笼罩得漆黑一团，她已看不见路了。慌乱中又没有带亮，她只能借着闪电的光亮走，走一阵，停一阵，四五里路却足足走了半夜，连滚带爬地跑到外婆家。外婆在床上烧得稀里糊涂，嘴里尽喊着死人的名字。屋里又没有电灯，煤油灯发出鬼火似的光亮。母亲孤零零的，求外婆队里人将电灯安装起来，队里人却说：“老鬼哪等着要死啊？死了才安！”母亲央求着。可是，等队里人将电灯弄亮，外婆就死了！“这亮便为外婆办丧事照明用了！”——说到最后，母亲岔开了话题。然而，我脑海里长久地驱散不掉的是母亲那天跌跌撞撞夜行的身影。

母亲一生没有跟人吵过嘴、红过脸。队里人都说她吞声大、耐性好、贤惠。对自己的儿女，她也是百般溺爱。儿女们对田里活干不来的，懒得干的，

她总是不言不语地自己去做，弄得自己瘦成了一根筋。左邻右舍看不过去，也有人当面说她：“你就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干干？”母亲嘴里嗫嗫嚅嚅的，总也说不出什么，至多说一句：“他们也有他们的事！”母亲是念过几年书的，识得很多的字。听她的同辈说，她小时候读书还是班里的学习尖子。只是为了我们，她再也没有工夫看一行字了。但供养孩子们读书却成了她一生最大的事情——遗憾的是我们兄妹几个不争气，都未能如她所愿。她劳苦的结果，却是使我们都遭到了“报应”。我们兄妹长得一个比一个瘦，全像她。

为自己的双亲尽孝，又随着父亲度日如年，再为我们这些下辈担惊受怕，母亲像是一只劳燕不断地衔着食，待喂养大了我们，现在她就只身孤守着一个空巢了。她的确像是被风吹雨打的半堵墙，屹立在故乡的土地上，饱经沧桑。

父亲逝世后，我也动过将母亲接到城里住的念头，我将想法说与母亲听。母亲却担心家里的田地，而弟弟也还未成家立业——这也是她心头最大的痛。她硬是舍不得丢弃田地，还有，她尽可能地给予弟弟的依傍。尽管是“半堵墙”，她却在死死地为她的后人们抵风挡雨，遮阳蔽雪，尽一个为人母亲的神圣职责。

祖母病故后，我匆匆赶回家里。得知祖母的丧葬费二叔、小叔本来不要我们家里承担，但母亲执意不肯，她为父亲“争”回了一份尽孝的义务和权利。我奔丧回到北京后，因妻子、孩子都还住在家乡的小城，我就经常打电话。有一次，接电话的竟然是母亲，我问：“妈，你进城了？”

“你家的（指我妻子）今天生日啊！你的身体还好吗？”电话那头，母亲大声问。

我一听，顿时泪如泉涌。

这就是我那如丰碑般挺立的“半堵墙”啊！